

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

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進弟 李清

徐佐卿

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。時雲間有孤鶴徊翔。玄宗親御弧矢中之。其鶴即帶箭徐墜，將及地丈許，欻然矯翼，西南而逝。萬眾極目，良久乃滅。益州城西十五里，有道觀焉。依山臨水，鬆桂深寂，道流非修習精愨者莫得而居之。觀之東廊第一院，尤為幽寂。有自稱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，清粹高古，一歲率三四至焉。觀之耆舊，因虛其院之正堂，以俟其來。而佐卿至則棲焉，或三五日，或旬朔，言歸青城。甚為道流所傾仰。一日忽自外至，神采不怡，謂院中人曰：「吾行山中，偶為飛矢所加，尋已無恙矣；然此箭非人間所有，吾留之於壁，後年箭主到此，即宜付之，慎無墜失。」乃援毫記壁云：「留箭之時，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。」及玄宗避亂幸蜀，暇日命駕行游，偶至斯觀，樂其嘉境，因遍幸道室。既入此堂，忽睹其箭，命侍臣取而玩之，蓋御箭也。深異之，因詢觀之道士。具以實對。則視佐卿所題，乃前歲沙苑從田之箭也，佐卿蓋中箭孤鶴耳。究其題，乃沙苑翻飛，當日而集於斯歟。玄宗大奇之，因收其箭而寶焉。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遇佐卿者。（出《廣德神異錄》）

拓跋大郎

天寶中，有扶風令者，家本權貴，恃勢輕物，賓客寒素者無因趨謁。由是謗議盈路。時主簿李、尉裴者，好賓客。裴頗好道，亦常隱於名山，又好施與，時亦補令之闕。常因暇日，會宴邑中，客皆通貴，裴尉疾不赴。賓客方集，忽有一客，廣頰，長七尺餘，策杖攜帽，神色高古，謁者曰：「拓拔大郎要見府君。」謁者曰：「長官方食，不可通謁。請俟罷宴。」客怒曰：「是何小子，輒爾拒客，吾將自入。」謁者懼，走以白令。令不得已，命邀之升階。令意不悅，而客亦不平。既而宴會，率不謙讓。及終宴，皆不樂。客不揖去。令亦長揖而已。客色怒甚，流言而出。時李主簿疑為異人。李歸，召裴尉而告之云：「宴不樂，為此客耳。觀其狀，恐是俠者，懼且為害。吾當召而謝之。」遂與裴共俟，命吏邀客，客亦不讓而至。時已向夜，李見甚敬。裴尉見之，忽趨避他室。李揖客坐定，復起問裴。裴色兢懼甚，謂李曰：「此果異人，是峨嵋山人，道術至高者。曾師事數年，中路舍之而逃。今懼不可見。」李子因先為裴請。裴即衣公服趨入，鞠躬載拜而謝罪。客顧之良久。李又為言。方命坐。言議皆不相及。裴益敬肅，而李益加敬焉，兼言令之過。李為辭謝再三。仍宿於李廳。李夙夜省問，已失所在，而門戶扃閉如故。益以奇之。比旦，吏人奔走報云：「令忽中惡，氣將絕而心微暖。」諸寮相與省之，至食時而蘇。令乃召李主簿入見，叩頭謝之曰：「賴君免死耳。」李問故。云：「昨晚客，蓋是神人。吾昨被錄去，見拓拔據胡床坐，責吾之不接賓客。遂命折桑條鞭之，杖雖小而痛甚。吾無辭謝之，約鞭至數百。乃云：『賴主簿言之，不然死矣，敕左右送歸，方得蘇耳。』」舉示杖痕猶在也。命駕往縣北尋之。行三十里，果見大桑林，下有人馬跡甚多，地有折桑條十餘莖，血猶在地焉。令自是知懼。而拓拔從此不知所之。蓋神仙也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魏方進弟

唐御史大夫魏方進，有弟年十五餘，不能言，涕沫滿身。兄弟親戚皆目為癡人，無為恤養者。唯一姊憫憐之，給與衣食，令僕者與洗沐，略無倦色。一旦於門外曝日搔癢。其鄰里見朱衣使者，領數十騎至。問曰：「仙師何在。」遂走到見搔癢者，鞠躬趨前，俯伏稱謝。良久，忽高聲叱曰：「來何遲！勾當事了未？」曰：「有次第。」又曰：「何不速了卻？且去！」神采洞徹，聲韻朗暢，都無癡疾之狀。朱衣輩既去，依前涕下至口，搔癢不已。其夜遂卒。魏公等雖驚其事，而不異其人，遂隨事瘞埋。唯姊悲慟有加，潛具葬禮。至小殮之日，乃以一黃繡披襖子，平日所借者，密置棺中。後魏公從駕至馬嵬，其姊亦隨去，禁兵亂，誅楊國忠，魏公親也，與其族悉預禍焉。時其姊偶出在店外，聞難走，遺其男女三人，皆五六歲，已分為俎醢矣，及明早軍發，試往店內尋之，僵屍相接，東北稍深一床上，若有衣服，就視之，兒女三人，悉在其中，所覆乃是葬癡弟黃繡襖子也。悲感慟哭。母子相與入山，俱免於難。

（出《逸史》）

李清

李清，北海人也。代傳染業。清少學道，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，必誠敬接奉之，終無所遇，而勤求之意彌切。家富於財，素為州裡之豪眈。子孫及內外姻族，近百數家，皆能遊手射利於益都。每清生日，則爭先饋遺，凡積百餘萬。清性仁儉，來則不拒，納亦不散。如此相因，填累藏舍。年六十九，生日前一旬，忽召姻族，大陳酒食，已而謂曰：「吾賴爾輩勤力無過，各能生活，以是吾獲優贍；然吾布衣蔬食，逾三十年矣，寧復有意於華侈哉！爾輩以吾老長行，每饋吾生日衣裝玩具，侈亦至矣；然吾自以久所得，緘之一室，曾未閱視，徒損爾之給用，資吾之糞土，竟何為哉！幸天未錄吾魂氣，行將又及吾之生辰，吾固知爾輩又營續壽之禮，吾所以先期而會，蓋止爾之常態耳。」子孫皆曰：「續壽自遠有之，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？願無止絕，俾姻故之不安也。」清曰：「苟爾輩志不可奪，則從吾所欲而致之，可乎？」皆曰：「願聞尊旨。」清曰：「各能遺吾洪纖麻歷百尺，總而計之，是吾獲數千百丈矣，以此為紹續吾壽，豈不延長哉！」皆曰：「謹奉教。然尊旨必有所以，卑小敢問。」清笑謂曰：「終亦須令爾輩知之。吾下界俗人，妄意求道，精神心力，夙夜勤勞，於今六十載矣，而曾無影響。吾年已老耄，朽蠹殆盡，自期筋骸不過三二年耳，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，將行早志。爾輩幸無吾阻。」先是，青州南十里有高山，俯壓郡城，峰頂中裂，豁為關崖。州人家坐對嵐岫，歸雲過鳥，歷歷盡見。按圖經云雲門山，俗亦謂之劈山，而清蓄意多時。及是謂姻族曰：「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，吾將往焉。吾生日坐大竹蕒，以輻輳自縊而下，以纖縻為媒焉；脫不可前，吾當急引其媒，而則出吾於媒末。設有所遇而能肆吾志，亦當復來歸。」子孫姻族泣諫曰：「冥冥深遠，不測紀極；況山精木魅，蛇虺怪物，何類不儲。忍以千金之身，自投於斯，豈久視永年之階乎！」清曰：「吾志也。汝輩必阻，則吾私行矣。是不獲行竹蕒洪縻之安也。」眾知不可回，則共治其事。及期而姻族鄉里，凡千百人，競齎酒饌。遲明，大會於山椒。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。良久及地，其中極暗，仰視天才如手掌。捫四壁，止容兩席許。東南有穴，可俯僂而入。乃棄蕒游焉。初甚狹細，前往則可伸腰。如此約行三十里，晃朗微明。俄及洞口，山川景象，雲煙草樹，宛非人世。曠望久之。惟東南十數里，隱映若有居人焉。因徐步詣之，至則陡絕一臺，基階極峻，而南向可以登陟。遂虔誠而上，踰懷恐懼。及至，窺其堂宇甚嚴，中有道士四五人。清於是扣門。俄有青童應門問焉。答曰：「青州染工李清。」青童如詞以報。清聞中堂曰：「李清，汝也。」

乃令前。清惶怖趨拜。當軒一人遙語曰：「未宜來，何即遽至。」因令遍拜諸賢。其時日已午，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，禮謁，啟曰：「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。眾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。」於是列真偕行，謂清曰：「汝且居此。」臨出顧曰：「慎無開北扉。」清巡視院宇，兼啟東西門，情意飄飄然，自謂永棲真境。因至堂北，見北戶斜掩，偶出顧望。下為青州，宛然在目，離思歸心，良久方已。悔恨思返，諸真則已還矣。其中相謂曰：「令其勿犯北門，竟爾自惑，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。因與瓶中酒一甌，其色濃白。既而謂曰：「汝可且歸。」清則叩頭求哀，又云：「無路卻返。」眾謂清曰：「會當至此，但時限未耳。汝無苦無途，但閉目，足至地則到鄉也。」清不得已，流涕辭行。或相謂曰：「既遣其歸，須令有以為生。」清心恃豪富，訝此語為不知己，一人顧清曰：「汝於堂內閣上，取一軸書去。清既得。謂清曰：「脫歸無倚，可以此書自給。」清遂閉目，覺身如飛鳥，但聞風水之聲相激。須臾履地。開目即青州之南門，其時才申末。城隍阡陌，彷彿如舊，至於屋室樹木，人民服用，已盡變改。獨行盡日，更無一人相識者。即詣故居，朝來之大宅宏門，改張新舊，曾無仿像。左側有業染者，因投詣與之語。其人稱姓李。自云：「我本北海富家。」因指前笈涕，「此皆我祖先之故業。曾聞先祖於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縊南山，不知所終，因是家道淪破。」清悒悒久之。乃換姓氏。寓游城邑。因取所得書閱之，則療小兒諸疾方也。其年青州小兒癘疫，清之所醫，無不立愈。不旬月，財產復振。時高宗永徽元年，天下富庶，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，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。至五年，乃謝門徒云：「吾往泰山觀封禪。」自此莫知所往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